

目 录

前言 \ 001

第一章 传统村落

一、古老家园 \ 005

二、世外桃源 \ 008

三、村落困惑 \ 013

四、国家行动 \ 016

第二章 梅江峪风情

一、村韵 \ 028

(一)山坡;(二)山溪;(三)田地;(四)庄院;(五)古树;(六)泉;
(七)井;(八)村巷;(九)房屋;(十)场院;(十一)果园;(十二)菜
畦;(十三)碾;(十四)磨;(十五)碌碡;(十六)瓦。

二、村事 \ 041

(一)村委会;(二)村小学;(三)卫生所;(四)小卖部;(五)古堡;
(六)山神庙;(七)坟;(八)残碑;(九)残楼。

三、村趣 \ 047

(一)老人;(二)儿童;(三)驴;(四)狗;(五)鸡;(六)鸟;(七)蜂;
(八)猫;(九)放牧。

第三章 庭院景致

一、门外景物 \ 053

(一)墙;(二)照壁;(三)大门;(四)匾;(五)符;(六)挂;(七)门环;
(八)门坎;(九)窗;(十)水眼;(十一)哨眼;(十二)猫眼;(十三)柱
基石;(十四)廊圯。

二、庭院格局 \ 064

(一)三多堂;(二)五福堂;(三)百忍堂;(四)佛堂院;

第四章 房中物语

一、精神世界 \ 082

(一)神主;(二)神牌;(三)家训;(四)锦幛;(五)祭文;(六)香盘;
(七)茶盘;(八)红宝书和主席像。

二、物质影像 \ 090

(一)桌椅;(二)钱柜;(三)衣挂;(四)衣箱;(五)门箱;(六)火炕;
(七)炕桌;(八)炕凳;(九)灯掌;(十)寿棺;(十一)提盒;(十二)
磨石;(十三)农具。

附 录

附录一：清水县古树 \ 102

(一)金集镇瓦寨村皂角树;
(二)红堡镇刘沟村文冠树;
(三)秦亭镇秦亭村绒柏树;

(四)土门乡下寺村古柏树；

(五)丰望乡付崖村古柏树；

(六)红堡镇安坪村古柏树；

(七)秦亭镇吴门村紫荆树。

附录二：清水县古大门 \ 109

(一)白沙乡白沙村靳家大门；

(二)红堡镇下倪村倪家大门；

(三)永清镇双场村蔡家大门。

附录三：清水县古民居 \ 112

(一)白沙乡白沙村郭家古民居；

(二)白沙乡白沙村靳家古民居；

(三)白沙乡白沙村杨家古民居；

(四)白沙乡箭峡村马家古民居；

(五)永清镇西关村高家古民居；

(六)永清镇仁坊街张家古民居；

(七)永清镇仁坊街王家古民居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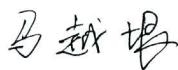
(八)永清镇郑家巷胡家古民居。

后 记 \ 117

序言

中共清水县委副书记

清水县人民政府县长



清水县古称上邽,位于甘肃省东南、天水市东北部,是轩辕黄帝故里、秦人发祥之地、西汉名将赵充国故乡。清水历史悠久,文化丰厚,历代存留文物古迹颇多。特别是一些传统村落、古民居、古树等,虽经几百年风雨沧桑,仍保存较为完好,且具西北农耕文化典型特征。

清水县贾川乡梅江村梅江峪自然村村落形成于元代以前,古民居属清中期古建筑,村落至今保存6棵明中期古槐树。2013年8月被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、文化部、财政部公布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这是目前国家先后两批

列入保护名录的 1561 个传统村落之一，也是获此殊荣的全省 13 个村、全市 3 个村之一。

2014 年，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文化部、国家文物局、财政部印发《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》，计划利用三年时间，使列入名录的传统村落得到保护。县文物局认真贯彻意见精神，组织人员编写了《梅江峪》一书，并将县内其他古民居、古大门、古树木一并附录，展示给读者。该书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，在存留解读文物遗存的同时，探讨传统村落梅江峪的文化内涵，揭示村落庭院细部构件的人文精神，反映西北农耕文明的历史演进，突出重点而又兼及全面，内容丰富而又寓意深远，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研究型文化作品。该书的出版发行，对于很好地保护全县传统村落民居，真实记录文物遗存，传承传统文化，扩大社会影响，展示清水文化魅力，提高清水知名度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，表示祝贺！

2015 年 6 月



前 言

生活,是一条千古不废的长河,日夜奔流。

岁月,是一座永不停顿的时钟,分秒推移。

人类,是一丛根深蒂固的草木,繁衍不息。

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;不知江月待何人,但见长江送流水。”是啊!江月年年,人生代代,江月待人,而人却不能随江月而久居世间。生与死,人一世,如草木一秋,终是历史的过客。

但是当我们在尘世路上一路走来,不管是安逸自适,一路顺风,还是历尽风雨,饱经沧桑,不知是否意识到:我从哪里来,要往哪里去?

走过千山万水,一路风风雨雨,“望尽天涯路,众里



寻她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

梅江峪，一个极为平常的小山村，一座极不寻常的小村落。

多少年已经过去，许多事物都已消亡。而梅江峪这山间村落、这庭院古居仍然张开檐翼，使每一个走近它的人，有了寻根访源的亲近感，有了审视传统文明的想象力。

山，依然慈祥而安泰地拥抱着梅江峪。抓一把青泥，捧一抔黄土，一股遥远而厚重的气息沁人心肺。

河，依然舒缓而静谧地流淌过梅江峪。掬一捧清水，摘一枝野花，一腔亲切而熟悉的感觉浸入骨髓。

树，依然枝繁而叶茂地荫护着梅江峪。抚一股老根，吻一口嫩芽，一缕久别而重逢的惊喜令人心驰。

求木之长，必先固其本；欲流之远，必先浚其源。我在渺茫的世间，我在远涉的旅途，寻到了根，找到了源。虽是匆匆过客，但我庆幸。

不是吗？

梅江峪，一座座古民居，一段段老墙壁，一扇扇门，一眼眼窗，一块块砖，一片片瓦，无不饱经风霜！但那精、气、神尚在，顽强的生命仍然处于奔放的状态。



我仰望梅江峪,感动历史,感知未来。在长达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接力赛中,梅江峪无疑是最终的胜出者。

我仰望梅江峪,感受生存,感恩生活。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,梅江峪无疑是传统精神的守望者。

梅江峪,是黄土高原陇东南成千上万个山村之一;梅江峪,是一棵根深叶茂的生命之树;梅江峪,是大西北中华民族传统乡村的活化石。几百年农村民间生存精神,乡村生活文化的基因符号,一一陈列在这里。岁月的年轮清晰地雕刻在古朴而端庄的庭院,让我们这些正在历史中行走的人,从尚未消亡的遗存中,访寻民族农耕文明的风骨与神韵。



岁月的年轮清晰地雕刻在古朴而端庄的庭院,让我们这些正在历史中行走的人,从尚未消亡的遗存中,访寻民族农耕文明的风骨与神韵。



第一章 传统村落

行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,长城内外,我常常为我们风景如画的大好河山而骄傲,更为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而自豪。但我更常常对散布于山川原野的那一座座传统村落,一个个传统民居,心存敬意,甚而心潮澎湃!

一、古老家园

无论是江南水乡那灵巧精致,散发着十里荷香的溪塘小村,还是黄土高坡那拙朴无华,浸漫着一湾花味的静谧山庄;无论是茫茫草原那飘缈着一缕缕炊烟的



毡帐篷群,还是坐落在大山深处,传来阵阵情歌的苗家山寨;无论是具有大家风范的徽派老庄,富贵大气的北方大院,还是清秀灵逸的湘黔古村,个性鲜明的岭南小楼,每每面对这些各自发展,自成形态,千姿百态,花团锦簇的传统村落、传统民居,我总会思绪万千,情致飞扬!

是什么造就了这些风格迥异,文化鲜明的村落民居?它们经历了多少个年代,有着多少个说不完的动人故事,又有着怎样的一种生存方式与生活状态?

这些村落民居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呢?

的确,我惊异地发现,不管是城市闹区的心脏地带,也不不管是靠近城市的边缘区域,还是遥远荒凉的大山深处,总会有一些形态不同的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,也总会有一些类似前朝遗民的守望者,并且以一种迷茫而怅惘的目光,凝视着外面的世界。

一方水土,养育一方人。据我所知,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至公元两千年,至少有三百六十三万个村落。这些被称之为自然村的村落社区,就是中国的农村,是农耕文明的根据地。这些自然村落,是农耕社会的源本,是我们的古老家园。



不管是城市闹区的心脏地带，也不管是靠近城市的边缘区域，还是遥远荒凉的大山深处，总会有一些形态不同的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，也总会有一些类似前朝遗民的守望者，并且以一种迷茫而怅惘的目光，凝视着外面的世界。



这些星罗棋布的村庄，历朝历代总会有各个政权在管辖，绝少有鞭长莫及的地方；也始终有数量不等、层次不一的人步入朝堂，走向城市，游身海外。

多少年来，中华儿女在这些乡村男耕女织，春种秋收，狩猎捕鱼，生儿育女，世代繁衍，生生不息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，也形成了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，积淀了自强不息，兼容并蓄的文化气质。

二、世外桃源

渭河中上游的陇原山川散布着许多农耕村落。这块沃土上，有着八千七百多年前的大地湾原始先民聚居村落遗址，是农耕文明较早的发祥地之一。

今天，步入这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，走进不阔的川，爬上不陡的坡，下到不深的沟，登上不高的梁，极目四野，到处是一座一座的村庄。村庄有大有小，大者一二百户，小者一二十户。

这些村庄有树、有房、有路、有墙，房屋或紧紧地簇拥，或整齐划一，或东一院，西一院，高一院，低一院散落。周边是各色的农田，田里有务农的村民。

这些村庄，走近看，有的是齐整崭新的新农村；小



“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；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……”
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所写的世外桃源，其实就是传统村落的大写意。



楼房一座座有序地排列着,水泥巷道笔直平整,群众广场宽阔大气,这是近些年统一规划、统一施工建成的新农村。

也有相当一部分村庄,既有小洋楼,也有平瓦房,相互参差,布局不太规整。

这些村庄具有较为明显的现代气息,是近几十年农村快速发展的产物。

有一小部分村庄,村中有老大的树木,有古老的庭院,有年代久远的老屋,这村庄更多地保留了往昔的记忆。屋院或错落有致,或七零八落,夹杂着各种各样的树木,构成了传统村落的基本轮廓。

就传统农耕村落而言,往往有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”“方宅十余亩,草屋八九间”的古拙布局,有“狗



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巅”的动人情景。

“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,男女衣著,悉如外人;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……”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所写的世外桃源,其实就是传统村落的大写意。

进入这些有古树老屋的村落,乡土建筑、历史景观,加上宗族传衍、俚语方言、农耕方式、生活习惯等等,我们会被一种传统村落灵魂性的物质遗存与精神文化所震撼。

传统村落,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忆,传守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生存状态,承载着更多更直接的历史因子。可以说,民族的根、民族的生态、民族的记忆,因为传统村落的存在而存在。

毋庸置疑,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,当城市集镇出现以后,精英文化随之而生。但真正能够体现和彰显民众精神特质的民间文化,却鲜活而厚重地存在于传统村落。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如果没有了这些传统村落,我们民族根性的特质,将何以体现?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



人们更多地选择城市生活方式。我们这个传统农业大国，传统意义上的村落，面临急剧消失的势头。